

# 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新趋向—— 以《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为例

## Innovative Directions in 21st-Century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lash Fiction: A Case Study of *Selected Works from the New Century*

夏 激\*  
(XIA Wei)

### 摘要

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与中国大陆微型小说基本上是同频共振，都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兴盛，逐渐成为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列的第四大小说门类，创作者越来越多。进入新世纪以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人快节奏生活愈益合拍，创作更加繁荣，创新趋势较为明显：在主题内容上深度拓展，挖掘多元主题、拓展多元文化题材、聚焦社会热点；叙事手法上大胆创新，借鉴跨媒介叙事、采用非线性结构与多重视角叙事；语言表达上融合多元语言、形成幽默简洁清新的风格。这些创新使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双重突破，焕发出新的文学活力。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通过创新展现多元文化与社会现实，进一步增强了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促进不同文化交流融合，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提升了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的地位与影响力，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关键词：**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新趋向、文学活力

### Abstrac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lash fiction and its counterpart in mainland China have developed in tandem, both emerging in the 1980s and flourishing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1990s. Gradually recognized as the fourth major category of fiction alongside novels,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it has attracted an expanding cohort of creator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lash fiction has increasingly resonated with the fast-paced lifestyles of globalized modernity, achieving heightened creative prosperity and demonstrating distinct innovative directions. Thematically, it engages in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diverse subjects, multicultural narratives, and pressing social issues. Narratively, it adopts bold experimentation through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non-linear structures, and multi-perspective frameworks.

\* 夏 激博士 中国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电邮地址：172017894@qq.com

Linguistically, it integrates multilingual elements and cultivates a distinctive style characterized by humor, concision, and freshness. These innovations have enabled the genre to achieve dual breakthroughs in content and form, revitalizing its literary dynamism. By reflect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social realities, 21st-century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lash fiction strengthens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pride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fosters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contributes to global cultural diversity, elevates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ffers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 21<sup>st</sup>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lash Fiction, Innovative Directions, Literary Dynamism

## 前言

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与中国大陆微型小说基本上是同频共振，都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因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一直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华文微型小说当然也不例外。中国有着悠久的微型小说创作历史，从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就可以看到微型小说的雏形，如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唐宋的传奇等，这些文学形式中短小精悍的故事对后世微型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微型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兴盛，逐渐成为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列的第四大小说门类，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加需要短小精美的快餐文化，“地球人会更加倾向于发展经济，彼此交流更加频繁，人们会更加忙碌，对微型小说这一精神快餐恐怕会更渴求。”<sup>1</sup>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华文作家们接受了中国文学强调的“文以载道”精神，希望通过简短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华人生存状态、探讨历史和人性等问题，这与中国大陆微型小说的创作理念是相通的。当然，不同于中国大陆微型小说，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深深扎根于华人移民的漫长历史以及独特的后殖民语境之中。华人跋山涉水来到东南亚地区，在这片土地上历经磨难繁衍生息，他们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同时又与当地多元的宗教、丰富的语言以及独特的社会结构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显著的“文化杂交性”（hybridity）。这种独特性，使得东南亚华文文学/微型小说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文学发展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顺势而为，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显得更加繁荣而富有生机。自1994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新加坡顺利召开以来，基本上每隔一年就召开一届，至今已举办10余届，每届都有来自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不下百余人，大家互相切磋交流，并与东南亚当地华文作家进行交流，分享创作经验和技巧，这对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再加上东南亚地区报纸副刊和文学网站都设专栏发表华文微型小说，为当地的华文作家提供展示作品的平台，也极大地促进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7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学者朱文斌与泰国华文作家曾心合作，主编了一套《新世纪东南亚

<sup>1</sup> 赖世和，2007，《黄孟文的微型小说世界（第一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页216。

华文文学精选》系列丛书（共8本），涵盖了微型小说、闪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小诗、文化散文、生态散文、幽默散文等，历经三年疫情，终于由中国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顺利完成出版，成为当前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最新辑集。其中，《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收录了东南亚八国68位作家的126篇微型小说，相比20世纪80、90年代的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已有了较为明显的创新趋向。下面，本文将以《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一书为例进行分析。

## 一、主题内容的创新

“华文微型小说这种新兴的文体，在各国文友的努力耕耘下进展神速。相信它在肥沃的华文文学土地上，必定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甜美的果实。”<sup>2</sup>确实，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主题内容方面不断创新，呈现出多元化和追寻社会热点问题的趋向。

（一）深度挖掘多元主题。进入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历史反思主题上实现了深度蜕变。以前作品多聚焦于战争事件的直观呈现，而如今作家笔触伸向历史记忆传承的深层肌理。新华作家希尼尔的微型小说《寿司》（希尼尔，2005）讲述了阿公被子孙们带去店里吃寿司的故事，由此勾起了还在少年时期的阿公在日剧时期痛苦恐怖的回忆，最终吃了寿司“刺身”的阿公带着战争留下的“刺伤”驾鹤西去。面对阿公无法下咽日式寿司的强烈反应，子孙们却“津津有味地品尝、等待”美食料理，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当老一辈还在舔着战争的伤口时，年轻一辈却早已忘记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和创伤。这不再是简单的历史回溯，而是对代际间历史意识断层的深度叩问。作家借这一故事，让读者审视在和平年代，年轻一代如何在文化多元与信息爆炸的时代洪流中，重拾与传承历史记忆，凸显历史反思从表面叙事向深层文化心理探究的转变。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华文微型小说直接反思日本侵略战争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东南亚，文化寻根与认同始终是华文微型小说的核心主题。泰华作家司马攻的微型小说《敲钟的人》（司马攻，2008）极具代表性，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叫阿哑的聋哑人在培青中学敲了二十多年的钟，结果培青中学倒闭，学生都要转去辅民中学，钟也被迁到辅民中学，阿哑舍不得钟，紧紧抱着钟，还被人误认为是偷钟的人。阿哑守护校钟的执着，映射出泰国华裔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根脉的眷恋。即便身处异国他乡，历经岁月变迁，华人对故土文化的情感纽带仍然坚不可摧。此类作品促使海外华人重新审视自身文化身份，思索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在融入当地文化的同时，坚守中华文化的内核，实现文化身份的双重认同，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生动的文学样本。

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紧密贴合社会现实，还成为社会批判的有力武器。新华作家南子的《最后一棵樟宜树》（南子，2009）以城市化进程中自然与历史遗迹的消逝为背景，深刻批判城市发展中生态与历史的漠视，引发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思

<sup>2</sup>（新加坡）黄孟文，2007，《微型小说微型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页112。

考。马华作家煜煜的《钱在银行》（煜煜，2016）则将矛头指向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通过人物在金钱诱惑下的丑态，揭示社会道德滑坡的严峻现实。这些作品以小见大，从日常生活片段切入，反映社会深层次矛盾，彰显作家对社会民生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

（二）多元文化题材的拓展。东南亚是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区，除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还有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相互影响。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往往以这些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题材，描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之间的交流、冲突与理解，探讨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为作品赋予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度。菲华作家林素玲的微型小说《风车的秘密》（林素玲，2015）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小说讲述了一位华人义工魏仲晟经常去当地的养老院和孤儿院帮助老人和孩子们，得到老人与孩子们的爱戴。这天他给养老院的老人带去了大老板嫌弃的法国餐厅面包和炸鸡，愧疚地告诉老人们真相，老人们却说大老板不会享受，对他表示赞许与认可。然后他去孤儿院带着孤儿小强去看外面的世界，在郊外他教小强做纸风车，虽然他自己的敏感鼻子无法承受郊外的风，却给小强带去生命的温暖与期待。小说不仅展现了人性的美好，更揭示了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包容的可能路径。通过细腻的情节和人物刻画，探讨文化多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与价值，为东南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学表达提供了范例，也让读者领略到不同文化碰撞交融所产生的独特魅力。

越华作家曾广健的《请等我五年！》（曾广健，2014）以跨国爱情为线索，讲述越南华人学生王英与中国男友黎波的爱情故事。王英到中国留学，得到家乡父老及当地华人社团的支持，她饮水思源，毕业后毅然回国从事当地华文教育，请她热恋的男友——上海一位年轻企业家黎波等她五年。在分别后的第三年，王英越发感觉到男友黎波的疏远与冷落，她伤心不已，却没想到黎波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告诉她已经在当地开了一家公司，从此他们不用再分开了。小说突破了传统爱情叙事的框架，将爱情置于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展现文化差异对情感关系的影响，以及主人公如何跨越文化障碍，追求幸福与成功，为多元文化题材的创作注入新活力，也为读者呈现了一幅跨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浪漫画卷。

（三）聚焦社会热点问题。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更加关注当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如科技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老龄化、移民问题、文化认同问题等，将其融入到小说创作中进行反思。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马华作家刘育龙的《最后的银河列车》（刘育龙，2016）以科幻视角反思科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冲击，讲述的是在被科技和物质充斥异化的世界里，“我”典当了一切，换得了最后一张奔向梦想的车票，和曾经的恋人却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的故事。作品借科幻元素，深刻揭示科技进步背后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引发读者对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深刻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在科技浪潮中如何坚守精神追求，避免沦为科技的附庸。

还有马华作家罗罗的《委托》（罗罗，2017）聚焦社会老龄化问题，通过“我”与一位留守老人之间的暖心故事，展现老年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孤独与渴望陪伴，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当今世界，养老问题已成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随着年轻人外出挣钱与工作，空巢老人现象愈来愈突出，如何关心老人，也许孩

子的陪伴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印华作家晓星的《周而复始》（晓星，2004）讲述已做了婆婆的“我”，在人生暮年回忆年幼时自己的婆婆及舅舅的点滴故事，透露了婆婆和舅舅那一代人心中的中国情结和作为龙的传人的自豪感。小说围绕华人的文化认同展开，细腻描绘华人在异国他乡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体现文化认同在维系华人身份与情感纽带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作品紧扣当代社会热点，以微型小说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在阅读中增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 二、叙事手法的创新

一般而言，微型小说篇幅有限，要求作家“以精短的篇幅讲述一个简练的故事，以速写的笔触反映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以小体量传达出文学创作的活力与魅力。”<sup>3</sup>这就要求微型小说在叙事手法上不断创新，快捷地制造戏剧冲突，构建讲好故事的饱满张力。

（一）跨媒介叙事的借鉴。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叙事手法方面与时俱进，随着跨媒介叙事的可能，借鉴影视、绘画、音乐、短视频等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为华文微型小说的叙事带来新的突破。马华作家年红的微型小说《写给母亲的信》（年红，1999）一共塑造了四幅场景：第一幅场景是女儿迪斯科回来，狂歌热舞之后无法入眠，给妈妈写了一封虚构在工厂加班的信；第二幅场景是女儿从夜总会回来，心情无法平静，给妈妈写了一封虚构自己在学校学女红的信；第三幅场景是女儿从五星级酒店回来，心情烦乱，对花花公子还心存幻想，给妈妈写了一封虚构自己拿到工厂花红的信；第四幅场景则是女儿从私人诊所回来，失去了白马王子，还为他堕胎，却给妈妈虚构了一封自己过度操劳终于病倒的信。这里，年红巧妙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通过女儿从迪斯科、夜总会、五星级酒店、私人诊所四个不同场所归来后的虚构写信场景，快速切换与组合，生动展现女儿在都市生活中的沉沦与虚幻。这种手法打破传统叙事的线性结构，增强故事节奏感与视觉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电影镜头之中，直观感受人物生活的荒诞与内心的空虚，极大丰富了微型小说的叙事表现力，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印华作家符慧平的《猎物》（符慧平，2016）以短短两三百字营造出家暴场景的紧张压抑氛围，画面感极强。妻子恐惧而无力地跑出家门，丈夫穷追不止，像猛兽追逐猎物一般凶狠，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暴力画面，然而，大街上的人们如清官一般，“清官难断家务事”，选择漠然视之的态度，让人心中发冷。读者仿若亲眼目睹家暴的残酷与冷漠的世态，文字的画面感突破了微型小说篇幅限制，增强作品感染力与冲击力，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故事背后的社会问题与人性阴暗面。

（二）非线性叙事方式的采用。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还经常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如倒叙、插叙、分叙等，增加故事的悬念和趣味性。印华作家于而凡的微型小说《神鸟》（于而凡，2010）先呈现青鸟飞来人间村

<sup>3</sup> 王瑜，〈小体量追求情感容量和思想力量——当下微型小说创作一瞥〉，《光明日报》，2024年5月8日，14版。



落，发现部落间杀戮不断，血腥在废墟中发酵，于是潜入村民梦里告诫他们“放下屠刀”，结果荒芜土地结出累累硕果，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然而，等千年之后，青鸟再次返回人间，却发现又是废墟成堆，田园荒芜，这是因为千年后的人们不愿接受神（青）鸟教化的结果？探究后才发现乃是因为两大文明相争所导致。这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说，前后两次废墟的呈现是为了印证故事的结局，作者用分叙的方式将青鸟飞来人间的千年前后场景进行对比，然后再引导读者探溯故事背后的原因。这种叙事方式有利于制造悬念，引导读者主动探究故事背后的深层内涵，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思考，提升作品吸引力与可读性，使读者在解谜过程中获得阅读乐趣与思想启迪。

泰华作家周沫的《诀别》（周沫，2013）采用曲笔叙事方式，描绘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互相为对方“牺牲”的故事。在贫困中挣扎的儿子为罹患癌症的母亲再次抽血，还要兼职两份工，令母亲心疼不已。母亲“无意”掉落一封信，在儿子下楼捡信时她艰难地翻过阳台跳楼身亡，儿子捡到的信实则是母亲留下的遗书。小说叙事曲折，悬念丛生，结局令人唏嘘，却深化情感表达，展现了人性的伟大与无奈，让读者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感受亲情的深沉与生活的残酷。还有曾心的《三楞》（曾心，2013）运用倒叙，先呈现张亚牛瞎眼的现状，再回溯其经历，串联起数十年间泰国华文教育的兴衰。张亚牛在看病就医时，吝啬抠门，与医生讨价还价，但在华校复办的募捐大会上，慷慨捐出巨额现金，令人惊叹。这是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表现了张亚牛对华文教育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叙事打破时间顺序，先引发读者好奇，再逐步揭开历史面纱，使读者对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有更深刻的认识，增强作品的历史厚重感与层次感。

（三）多重视角叙事的创新。莱辛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sup>4</sup>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采用创新性叙事方式，就是为了增加故事“反复玩索”的可能。虽然微型小说篇幅短小，千字容量，想把小说中不同人物形象刻画深刻难度很大，但是如果精心设计，从不同人物的视角来讲述同一个故事，还是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故事的全貌和各个角色的内心世界。泰华作家温晓云的微型小说《爱心》（温晓云，2016）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让人读后如沐春风，心灵澄澈。小说讲述了李大伯的儿子阿苏因车祸去世，公司同事萧原护送阿苏骨灰回到山村老家，看到李大伯一家一贫如洗，就暗地里以公司的名义每月寄来一笔钱。十年后，李大伯带着土特产去感谢公司时，才发现萧原已经被公司裁员失业在家。公司高管得知原委马上召回萧原，还升他为部门经理。这是一篇充满人情味小说，作者通过萧原、李大伯、公司高管等多重视角的叙事方式，全方位呈现故事全貌与人物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彰显传统美德与人性光辉，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让读者从多个角度感受人间真情与社会正能量。

还有泰华作家杨玲的《狗狗“将军”》（杨玲，2013）成功塑造了一只忠诚聪慧、温顺善良、坚强雄壮的狗狗“大宝”形象。狗狗“大宝”因为保护女主人受到重创，被送到收容所后坚强地活了下来，被人称为“将军”。然而动物收容所有一个规

<sup>4</sup>（德）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朱光潜译，1984，《拉奥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8。

定，如果30天之内无人领养就会被处死。到了第30天，狗狗“将军”自知自己时间不多了，就将自己的食物让给更瘦弱的小狗吃，结果“好狗有好报”，有新主人领养它了。小说通过狗狗视角观察人间百态，表达人间情义无价的主题。这种拟人化的创新视角为微型小说创作开辟新路径，以人狗双重视角展现人性美好，使读者获得新奇的阅读感受，拓宽微型小说叙事视野。

### 三、语言表达的创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微型小说而言，受篇幅限制，语言一定要明晰简练，又要有真情实感，从而达到“吾手写吾口”。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在语言表达方面不断创新，尽可能发挥多元语言优势，取得形神兼备的效果。

（一）多元语言融合。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地方，华人漂洋过海移民过去之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因而，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融合居住国民族语言、西方语言及粤语、客家话、闽南语等方言词汇，形成独特的多语混合风格。这种语言风格是华人移民历史与文化交流的产物，既保留华文语法词汇基础，又吸收当地语言活力与特色，丰富了语言表达，充满地域文化魅力，为读者带来新鲜独特的阅读体验。泰华作家今石的微型小说《育德塞的故事》（今石，2007）描写的是育德塞在泰国新年“宋干节”聚会时讲述自己年轻时当过盗贼，却被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奶奶和她孙子孙女面对苦难的坚强、乐观和善良所感化，最终走向正途的故事。小说里的多处描写都富有泰国乡土气息和多语混杂的特点：

“一天午夜，我骑着摩托车在北柳府至北榄府的公路上疾驰。夜空有电光划过，闷雷从远处滚来。过班巴功县城不远，左手边有一座陈旧的两层木造的楼房，屋背后是一片黑森森的‘端扎’（一种像棕榈树，比棕榈树低矮的植物——作者注）田”。<sup>5</sup>

这里出现了多处泰国地名词汇如“北柳府”“北榄府”“班巴功县”等，最为奇特的是“端扎”一词，指的是泰国班巴功河出海处一带的特产，剖开后就是“鹿扎”，它是“端扎”的果实，扁形像蚌壳，一枚枚抱得紧紧的，结成大球状，像一柄狼牙大铁锤。剖开那层硬壳，果肉洁白半透明，煮糖水吃，清凉去火且十分爽口。这些词汇不仅增添作品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呈现泰国风土人情，更反映当地华人生活环境与社会现实，展现中华文化与泰国文化在语言层面的深度融合，体现东南亚华人独特的语言文化景观，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地文化魅力。

还有马华作家陈政欣的《老宋》（陈政欣，2014）介绍马来西亚武吉镇的民间艺术纸扎，菲华作家柯清淡的《MADE IN CHINA的光环和阴影》（柯清淡，2016）讲述华裔老板对中国来货感到特别亲切，泰华作家澹澹《一个甲子的思念》（澹澹，2013）描

<sup>5</sup> 今石，2007，〈育德塞的故事〉，朱文斌、（泰）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页162。

绘清伯跨越五十九年重新与母亲相见等，都是运用本土词汇较多而显得本土色彩较为浓厚的作品。

（二）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东南亚华人在长期的移民生活中，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乐观的心态在华文微型小说的语言中表现为幽默诙谐的风格。新世纪以来，东南亚华文作家更加喜欢通过幽默的语言来调侃生活中的不如意，化解矛盾和冲突，他们或对一些人物滑稽行为进行描写，或对一些荒谬社会现象进行讽刺，使读者在含泪的微笑中思考生活的意义。菲华作家米丽亚的微型小说《莎莉拼尊严》（米丽亚，2008）运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塑造了一位“全能车缝手”莎莉经常向人哭诉自己不幸遭遇，其丈夫因外遇被情人所杀，只能靠自己养活三个儿子。可是，她的哭诉并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情：

“其实车工们知道，她就等着悠悠众口赞她贤妻良母，谁要再娶她是白捡了一个香饽饽。千万别质疑，否则这个水龙头就关不住了，恨不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淹死丈夫的那只骚狐狸。”<sup>6</sup>

莎莉对于丈夫的死不是悲痛，而是想着办法要找回“尊严”，铁了心要重新嫁人，最后抛弃三个儿子与一位帅黑的年轻三轮车夫“奥巴马”私奔，结果反被车夫老婆捉奸打回家，花光了所有积蓄，也丢掉自己所谓的“尊严”。作者以幽默讽刺的语言刻画莎莉这一滑稽人物。莎莉哭诉不幸遭遇，实则再婚寻求夸赞，最终私奔失败。作者通过对其言行的夸张描写，辛辣讽刺其虚伪自私及社会追逐虚荣利益的现象，使读者感受幽默中反思社会现实，反思人性弱点，引发对社会风气与价值观的思考。

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不仅是讽刺工具，更体现东南亚华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印华作家林万里的《主席的作家梦》（林万里，2017）、泰华作家莫凡的《求卜》（莫凡，2007）、泰华作家陈博文的《正人君子》（陈博文，2013）等读后令人啼笑皆非，以戏剧性情节与幽默笔调阐发人生哲理，在欢笑中化解生活矛盾冲突，展现东南亚华人积极面对生活困境的精神风貌，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悟生活真谛，思考人生价值。

（三）清新简练的语言质感。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更加强调简洁凝练的语言特色。华文作家经常探索如何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避免冗长的叙述和多余的修饰，使得作品的语言质感更强，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马华作家方路的微型小说《再见老师》（方路，2016）以简洁明快的句式和表达方式讲述了一则师生恋的故事，小说读起来流畅自然，给读者带来较好的阅读体验。白老师是高中排球队的指导老师，高中女生沈一眉是校排球队的主力，在日常的训练和比赛中，两人互生情愫，彼此相爱。面对世俗的指指点点，白老师为了心爱女生的未来，毅然选择辞职来成就对方，结尾这样写道：

<sup>6</sup> 米丽亚，2008，〈莎莉拼尊严〉，朱文斌、（泰）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页264。



“老龙眼树在微风中，掉下乌鸦叫声和几片枯叶。沈一眉快上高三，会很快找到自己，白老师这样想时，看沈一眉的身影模糊起来，他感觉眼睛有泪。”<sup>7</sup>

作者结合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寥寥数语，就营造出感伤氛围，细腻地表达白老师的不舍与对学生未来的期许，以简洁文字承载深厚情感与人生思考，体现微型小说以小见大、言简意赅的艺术魅力。

还有马华作家朵拉的微型小说《找一双鞋》（朵拉，2017）以简练清新的语言讲述了女主人公在商场买鞋的经历。女主人公在买鞋的过程中，回忆起自己几段失败的恋情，都是因为不管她选什么样的鞋子，总会遭到男友们的嘲笑，以致她站在商场，不知所措，她想要买的心仪的鞋子到底在哪里？其实，她想买/找到的是让自己自信独立的鞋子。小说没有冗长的叙述与多余修饰，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展现了当代社会风貌与人物内心世界，为读者带来流畅自然的阅读体验。这种语言风格具有较强的现代质感，使读者迅速融入故事，感受时代脉搏，体现微型小说在语言表达上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凌焕新曾言：“一篇微型小说所反映的往往是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无数篇微型小说却反映着当代生活的广阔图景。”<sup>8</sup>新世纪以来，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每年都有大量产出，作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生活状态、文化认同和情感世界。并且，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创新趋向也表现较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主题内容上深度拓展，挖掘多元主题、拓展多元文化题材、聚焦社会热点；叙事手法上借鉴跨媒介叙事、采用非线性结构与多重视角叙事；语言表达上融合多元语言、形成幽默反讽、简洁清新的语言风格等。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内涵，也为读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它不但有助于挖掘和传承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独特魅力，增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还有助于促进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共存，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 参考文献

- （德）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朱光潜译，1984，《拉奥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8。
- 方路，2016，〈再见老师〉，朱文斌、（泰）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页264。
- 今石，2007，〈育德塞的故事〉，朱文斌、（泰）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页162。
- 赖世和，2007，《黄孟文的微型小说世界（第一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页216。
- 凌焕新，2000，《微型小说艺术探微》，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页49。

<sup>7</sup> 方路，2016，〈再见老师〉，朱文斌、（泰）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页112。

<sup>8</sup> 凌焕新，2000，《微型小说艺术探微》，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页49。

米丽亚，2008，〈莎莉拼尊严〉，朱文斌、（泰）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页112。

王瑜，〈小体量追求情感容量和思想力量——当下微型小说创作一瞥〉，《光明日报》，2024年5月8日，14版。

（新加坡）黄孟文，2007，《微型小说微型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页112。